



列傳第三十八

晉書六十八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顧榮

顧榮字彥先吳國吳人也爲南土著姓祖雍吳丞相  
父穆宜都太守榮機神朗悟弱冠仕吳爲黃門侍郎  
太子輔義都尉吳平與陸機兄弟同入洛時人號爲  
三俊例拜爲郎中歷尚書郎太子中舍人廷尉正恒  
縱酒酣暢謂友人張翰曰惟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  
病何耳會趙王倫誅淮南王允收允寮屬付廷尉皆  
欲誅之榮平心處當多所全宥及倫篡位倫子虔爲

大將軍以榮爲長史初榮與同寮宴飲見執炙者貌  
狀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  
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及倫敗榮被執將誅而  
執炙者爲督率遂救之得免齊王冏召爲太司馬主  
簿冏擅權驕恣榮懼及禍終日昏酣不綜府事以情  
告友人張樂馮熊熊謂冏長史葛旟曰以顧榮爲主  
簿所以甄拔才望委以事機不復計南北親疎欲平  
海內之心也今府大事殷非酒客之政旟曰榮江南  
望士且居職日淺不宜輕代易之熊曰可轉爲中書  
侍郎榮不失清顯而府更收實才旟然之白冏以爲

中書侍郎在職不復飲酒人或問之曰何前醉而後  
醒邪榮懼罪乃復更飲與州里楊彥明書曰吾爲齊  
王主簿恒慮禍及見刀與繩每欲自殺但人不知耳  
及冏誅榮以討葛旟功封嘉興伯轉太子中庶子長  
沙王乂爲驃騎復以榮爲長史乂敗轉成都王穎丞  
相從事中郎惠帝幸臨漳以榮兼侍中遣行園陵會  
張方據洛不得進避之陳留及帝西遷長安徵爲散  
騎常侍以世亂不應遂還吳東海王越聚兵於徐州  
以榮爲軍諮祭酒屬廣陵相陳敏反南渡江逐揚州  
刺史劉機丹陽內史王曠阻兵據州分置子弟爲列

郡牧禮豪傑有孫劉鼎峙之計假榮右將軍丹陽內  
史榮數踐危亡之際恒以恭遜自免會敏欲誅諸士  
人榮說之曰中國喪亂胡夷內侮觀太傅今日不能  
復振華夏百姓無復遺種江南雖有石冰之寇人物  
尚全榮常憂無竇氏孫劉之策有以存之耳今將軍  
懷神武之略有孫吳之能功勳效於已著勇略冠於  
當世帶甲數萬舳艫山積上方雖有數州亦可傳檄  
而定也若能委信君子各得盡懷散芥之恨塞讒  
諂之口則大事可圖也敏納其言悉引諸豪族委任  
之敏仍遣甘卓出橫江堅甲利器盡以委之榮私於

卓曰若江東之事可濟當共成之然卿觀事勢當有  
濟理不敏既常才本無大略政令反覆計無所定然  
其子弟各已驕矜其敗必矣而吾等安然受其官祿  
事敗之日使江西諸軍函首送洛題曰逆賊顧榮甘  
卓之首豈惟一身顛覆辱及萬世可不圖之卓從之  
明年周玘與榮及甘卓紀瞻潛謀起兵攻敏榮發橋  
斂舟於南岸敏率萬餘人出不獲濟榮麾以羽扇其  
衆潰散事平還吳未嘉初徵拜侍中行至彭城見禍  
難方作遂輕舟而還語在紀瞻傳元帝鎮江東以榮  
爲軍司加散騎常侍凡所謀畫皆以諮焉榮旣南州

望士躬處右職朝野甚推敬之時帝所幸鄭貴嬪有疾以祈禱頗廢萬機榮上牋諫曰昔文王父子兄弟乃有三聖可謂窮理者也而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髮何哉誠以一日萬機不可不理一言蹉跌患必及之故也當今衰季之末屬亂離之運而天子流播豺狼塞路公宜露營野次星言夙駕伏軾怒蛙以募勇士懸膽於庭以表辛苦貴嬪未安藥石實急禱祀之事誠復可修豈有便塞叅佐白事斷賓客問訊今強賊臨境流言滿國人心萬端去就紛紛願冲虛納下廣延僑彥思畫今日之要憲鬼道淫祀弘

九合之勤雪天下之耻則群生有賴開泰有期矣南土之士未盡才用榮又言陸士光貞正清貴金玉其質甘季思忠欵盡誠膽幹殊快殷慶元質略有明規文武可施用榮族兄公讓明亮守節困不易操會稽楊彥明謝行言皆服膺儒教足爲公望賀生沉潛青雲之士陶恭兄弟才幹雖少實事極佳凡此諸人皆南金也書奏皆納之六年卒官帝臨喪盡哀欲表贈榮依齊王功臣格吳郡內史殷祐牋曰昔賊臣陳敏憑寵藉權滔天作亂兄弟姻婭盤固州郡威逼士庶以爲臣僕于時賢愚計無所出故散騎常侍安東

軍司嘉興伯顧榮經德體道謀猷弘遠忠貞之節在  
困彌厲崎嶇艱險之中逼迫姦逆之下每惟社稷發  
憤忼懷密結腹心同謀致討信著群士名冠東夏德  
聲所振莫不響應荷戈駿奔其會如林榮躬當矢石  
爲衆率先忠義奮發忘家爲國歷年通寇一朝土崩  
兵不血刃蕩平六州勲茂上代義彰天下伏聞論功  
依故大司馬齊王格不在帷幕密謀參議之例下附  
州征野戰之比不得進爵拓土賜拜子弟遐邇同歎  
江表失望齊王親則近屬位爲方嶽杖節握兵都督  
近畿外有五國之援內有宗室之助稱兵弥時役連

天下元功雖建所喪亦多榮衆無一旅任非藩翰孤  
絕江外王命不通臨危獨斷以身殉國官無一金之  
費人無終朝之勞元惡旣殄高尚成功封閉倉廩以  
俟大軍故國安物阜以義成俗今日匡霸事舉未必  
不由此而隆也方之於齊強弱不同優劣亦異至於  
齊府參佐扶義助強非創謀之主皆錫珪受瑞或公  
或侯榮首建密謀爲方面盟主功高元帥賞卑下佐  
上虧經國紀功之班下孤忠義授命之士夫考績幽  
明王教所崇况若榮者濟難寧國應天先事歷觀古  
今未有立功若彼酬報如此者也由是贈榮侍中驃

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元及帝爲晉王追封爲  
公開國食邑榮素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於靈座吳  
郡張翰哭之慟旣而上牀鼓琴數曲撫琴而歎曰顧  
彥先復能賞此不因又慟哭不弔喪主而去子毗嗣  
官至散騎侍郎

### 紀瞻

紀瞻字思遠丹楊秣陵人也祖亮吳尚書令父陟光  
祿大夫瞻少以方直知名吳平徙家歷陽郡察孝廉  
不行後舉秀才尚書郎陸機策之曰昔三代明王啓  
建洪業文質殊制而令名一致然夏人尚忠忠之弊

也朴救朴莫若敬殷人革而修焉敬之弊也鬼救鬼  
莫若文周人矯而變焉文之弊也薄救薄則又反之  
於忠然則王道之反覆其無一定邪亦所祖之不同  
而功業各異也自無聖王人散久矣三代之損益百  
姓之變遷其故可得而聞邪今將復古以救其弊明  
風以蕩其穢三代之制將何所從太古之化有何異  
道瞻對曰瞻聞有國有家者皆欲邁化隆政以康庶  
績垂歌億載未傳于後然而俗變事弊得不隨時雖  
經聖哲無以易也故忠弊質野敬失多儀周鑒二王  
之弊崇文以辨等差而流遁者歸薄而無欵誠欵誠

之薄則又反之於忠三代相循如水濟火所謂隨時  
之義救弊之術也義皇簡朴無爲而化後聖因承所  
務或異非賢聖之不同世變使之然耳今大晉闡元  
聖功日躋承天順時九有一貫荒服之君莫不來同  
然而大道旣徃人變由久謂當今之政宜去文存朴  
以反其本則兆庶漸化太和可致也又問在昔哲王  
象事備物明堂所以崇上帝清廟所以寧祖考辟雍  
所以班禮教太學所以講藝文此蓋有國之盛典爲  
邦之大司亡秦廢學制度荒闕諸儒之論損益異物  
漢氏遺作居爲異事而蔡邕月令謂之一物將何所

從對曰周制明堂所以宗其祖以配上帝敬恭明祀  
求光孝道也其大數有六古者聖帝明王南面而聽  
政其六則以明堂爲主又其正中皆云太廟以順天  
時施行法令宗祀養老訓學講肄朝諸侯而選造士  
備禮辯物一教化之由也故取其宗祀之類則曰清  
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室則曰太室取其  
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園  
如璧則曰璧雍異名同事其實一也是以蔡邕謂之  
一物又問庶明亮采故時雍穆唐有命旣集而多士  
隆周故書稱明良之歌易貴金蘭之美此長世所以



庶興有邦所以崇替夫成功之君勤於求才立名之士急於招世理無世不對而事千載恒背古之興王何道而如彼後之衰世何闕而如此對曰興隆之政務在得賢清平之化急於拔才故二八登庸則百揆序有亂十人而天下泰武丁擢傅巖之徒周文攜渭濱之士居之上司委之國政故能龍奮天衢垂勲百代先王身下白屋搜揚仄陋使山無扶蘇之才野無伐檀之詠是以化厚物感神祇來應翔鳳飄飄甘露豐墜醴泉吐液朱草自生萬物滋茂日月重光和氣四塞大道以成序君臣之義敦父子之親明夫婦之

道別長幼之宜自九州被八荒海外移心重譯入貢頌聲穆穆南面垂拱也今真賢之塗已闔而教學之務未廣是以進競之志恒銳而務學之心不修若關四門以延造士宣五教以明令德考績殿最審其優劣厝之百寮置之群司使調物度宜節宣國典必協濟康哉符契徃伐明良來應金蘭復存也又問昔唐虞垂五刑之殺周公明四罪之制故世歎清問而時歌緝熙姦宄既殷法物滋有叔世崇三辟之文暴秦加族誅之律淫刑淪胥虐濫已甚漢魏遵承因而弗革亦由險泰不同而救世異術不得已而用之故也

寬剋之中將何立而可族誅之法足爲未制與不對  
曰二儀分則兆庶生兆庶生則利害作利害之作有  
由而然也太古之時化道德之教賤勇力而貴仁義  
仁義貴則強不陵弱衆不暴寡三皇結繩而天下泰  
非惟象刑緝熙而已也且太古知法所以遠獄及其  
末不失有罪是以獄用弥繁而人弥暴法令滋章盜  
賊多有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叔世道衰旣興三  
辟而文公之弊又加族誅淫刑淪胥感傷和氣化染  
後代不能變改故漢祖指麾而六合響應魏承漢末  
因而未革將以俗變由久權時之宜也今四海一統

人思反本漸尚簡樸則貪夫不競尊賢黜否則不仁  
者遠爾則斟參夷之刑除挾誅之律品物各順其生  
緝熙異世而偕也又問曰夫五行迭代陰陽相須二  
儀所以陶育四時所以化生易稱在天成象在地成  
形形象之作相須之道也若陰陽不調則大數不得  
不否一氣偏廢則萬物不得獨成此應同之至驗不  
偏之明證也今有溫泉而無寒火其故何也思聞辯  
之以釋不同之理對曰蓋聞陰陽升降山澤通氣初  
九純卦潛龍勿用泉源所託其溫宜也若夫水潤下  
火炎上剛柔燥濕自然之性故陽動而外陰靜而內

內性柔弱以含容爲質外動剛直以外接爲用是以  
金水之明內鑒火日之光外輝剛施柔受陽勝陰伏  
水之受溫含容之性也又問曰夫窮神知化才之盡  
稱備物致用功之極目以之爲政則羲黃之規可種  
以之革亂則玄古之風可紹然而唐虞密皇人之闕  
網夏殷繁帝者之約法機心起而日進淳德往而莫  
返豈太樸一離理不可振將聖人之道稍有降殺邪  
對曰政因時以興機隨物而動故聖王究窮通之源  
審始終之理適時之宜期於濟世皇代質朴禍難不  
作結繩爲信人知所守大道旣離智慧擾物夷險不

同否泰異數故唐虞密皇人之網夏殷繁帝者之法  
皆廢興有由輕重以節此窮神之道知化之術隨時  
之宜非有降殺也未康初州又舉寒素大司馬辟東  
閣祭酒其年除鄢陵公國相不之官明年左降松滋  
侯相太安中弃官歸家與顧榮等共誅陳敏語在榮  
傳召拜尚書郎與榮同赴洛在塗共論易太極榮曰  
太極者蓋謂混沌之時矇昧未分日月含其輝八卦  
隱其神天地混其體聖人藏其身然後廓然旣變清  
濁乃陳二儀著象陰陽交泰萬物始萌六合闔拓老  
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誠易之太極也而王氏云

太極天地愚謂未當夫兩儀之位以體爲稱則是天地以氣爲名則名陰陽今若謂太極爲天地則是天地自生無生天地者也老子又云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久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以資始沖氣以爲和原元氣之本求天地之根恐疑以此爲準也瞻曰昔庖犧畫八卦陰陽之理盡矣文王仲尼繼其遺業三聖相承共同一致稱易準天無復其餘也夫天清地乎兩儀交泰四時推移日月輝其間自然之數雖經諸聖孰知其始吾子云矇昧未分豈其然乎聖人人也安得混沌之初能藏其身

於未分之內老氏先天之言此蓋虛誕之說非易者之意也亦謂吾子神通體解所不應疑意者直謂太極極盡之稱言其理極無復外形外形旣極而生兩儀王氏指向可謂近之古人舉至極以爲驗謂二儀生於此非復謂有父母若必有父母非天地其孰在榮遂止至徐州聞亂日甚將不行會刺史裴盾得東海王越書若榮等顧望以軍禮發遣乃與榮及陸玩等各解船弃車牛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得還揚州元帝爲安東將軍引爲軍諮祭酒轉鎮東長史帝親幸瞻宅與之同乘而歸以討周馥華軼功封都鄉侯石

勒入寇加揚威將軍都督京口以南至蕪湖諸軍事  
以距勒勒退除會稽內史時有詐作大將軍府符收  
諸暨令令已受拘贍覺其詐便破檻出之訊問使者  
果伏詐妄尋遷丞相軍諮祭酒論討陳敏功封臨湘  
縣侯西臺除侍中不就及長安不守與王導俱入勸  
進帝不許瞻曰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  
觀古人之成敗今世事舉目可知不爲難見二帝失  
御宗廟虛廢神器去晉于今二載梓宮未殯人神失  
御陛下膺籙受圖特天所授使六合革面遐荒來庭  
宗廟旣建神主復安億兆向風殊俗畢至若列宿之

綰北極百川之歸巨海而猶欲守匹夫之謙非所以  
闡七廟隆中興也但國賊宜誅當以此屈已謝天下  
耳而欲逆天時違人事失地利三者一去雖復傾臣  
於將來豈得救祖宗之危急哉適時之宜萬端其可  
綱維大業者惟理與當晉祚屯否理盡於今促之則  
得可以隆中興之祚縱之則失所以資姦寇之權此  
所謂理也陛下身當厄運纂承帝緒顧望宗室誰復  
與讓當承大位此所謂當也四祖廓開宇宙大業如  
此今五都燔爇宗廟無主劉載竊弄神器於西北陛  
下方欲高讓於東南此所謂揖讓而救火也臣等區

區尚所不許况大人與天地合德日月並明而可以  
失機後時哉帝猶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績徹去御坐  
瞻叱績曰帝坐上應星宿敢有動者斬帝爲之改容  
及帝踐位拜侍中轉尚書上疏諫諍多所匡益帝甚  
嘉其忠烈會久疾不堪朝請上疏曰臣疾疢不痊曠  
廢轉久比陳誠款未見哀察重以尸素抱罪枕席憂  
責之重不知垂沒之餘當所投厝臣聞易失者時不  
再者年故古之志士義人負鼎趨走商歌於市誠欲  
及時效其忠規名傳不朽也然失之者億萬得之者  
一兩耳常人之情貪求榮利臣以凡庸邂逅遭遇勞

無負鼎口不商歌橫逢大運頻煩饕竊雖思慕古人  
自效之志竟無毫釐報塞之效而犬馬齒衰衆疾廢  
頓僵卧救命百有餘日叩棺曳衾日頓一日如復天  
假之年蒙陛下行葦之惠適可薄存性命枕息陋巷  
亦無由復廁八坐升降臺閣也臣目冥齒墮胸腹冰  
冷創既不差足復偏跛爲病受困旣以荼毒七十之  
年禮典所遺衰老之徵皎然露見臣雖欲勤自藏護  
隱伏何地臣之職掌戶口租稅國之所重方今六合  
波盪人未安居始被大化百度草創發卒轉運皆須  
人力以臣平疆兼以晝夜尚不及事今俟命漏刻而

當久停機職使王事有廢若朝廷以之廣恩則憂責日重以之序官則官廢事弊須臣差則臣日月衰退今以天慈使官曠事滯臣受偏私之宥於大望亦有虧損今萬國革面賢俊比跡而當虛停好爵不以縻賢以臣穢病之餘妨官固職誠非古今黜進之急惟陛下割不已之仁賜以敝帷隕仆之日得以藉尸時銓俊又使官修事舉臣免罪戮死生厚幸因以疾免尋除尚書右僕射屢辭不聽遂稱病篤還第不許時郗鑿據鄒山屢爲石勒等所侵逼瞻以鑒有將相之材恐朝廷弃而不恤上疏請徵之曰臣聞皇代之興

必有爪牙之佐干城之用帝王之利器也故虞舜舉十六相而南面垂拱伏見前輔國將軍郗鑿少立高操體清望峻文武之略時之良幹昔與戴若思同辟堆放荒地所在孤特衆無一旅救援不至然能綏集殘餘據險歷載遂使凶寇不敢南侵但士衆單寡無以立功既統名州又爲常伯若使鑒從容臺闕出內王命必能盡抗直之規補衮職之闕自先朝以來諸所授用已有成比戴若思以尚書爲六州都督征西將軍復加常侍劉隗鎮北陳軫鎮東以鑒年時則與若思同以資則俱入坐况鑒雅望清重一代名器聖

明以至公臨天下惟平是與是以臣寢頓陋巷思盡  
聞見惟開聖懷垂問臣導與有毫釐萬分之一明帝  
嘗獨引瞻於廣室慨然憂天下曰社稷之臣欲無復  
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便其一瞻辭讓帝曰方欲與  
君善語復云何崇謙讓邪瞻才兼文武朝廷稱其忠  
亮雅正俄轉領軍將軍當時服其嚴毅雖恒疾病六  
軍敬憚之瞻以久病請去官不聽復加散騎常侍及  
王敦之逆帝使謂瞻曰卿雖病但爲朕卧護六軍所  
益多矣乃賜布千匹瞻不以歸家分賞將士賊平復  
自表還家帝不許固辭不起詔曰瞻忠亮雅正識逐

經濟屢以年耆病久逡巡告誠朕深明此操重違高  
志今聽所執其以爲驃騎將軍常侍如故服物制度  
一按舊典遣使就拜止家爲府尋卒時年七十二冊  
贈本官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穆遣御史持節監護喪  
事論討王含功追封華容子降先爵二等封次子一  
人亭侯瞻性靜默少交遊好讀書或手自抄寫凡所  
著述詩賦牋表數十篇兼解音樂殆盡其妙厚自奉  
養立宅於烏衣巷館宇崇麗園池竹木有足賞翫焉  
慎行愛士老而彌篤尚書閔鴻太常薛兼廣川太守  
河南褚沉給事中宣城章遼歷陽太守沛國武嘏並



與瞻素疎咸藉其高義臨終託後於瞻瞻悉營護其家爲起居宅同於骨肉焉少與陸機兄弟親善及機被誅瞻卹其家周至及嫁機女資送同於所生長子景早卒景子友嗣官至廷尉景弟鑒太子庶子大將軍從事中郎先瞻卒

### 賀循

賀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也其先慶普漢世傳禮世所謂慶氏學族高祖純博學有重名漢安帝時爲侍中避安帝父諱改爲賀氏曾祖齊仕吳爲名將祖景滅賊校尉父邵中書令爲孫皓所殺徙家屬邊郡循

少嬰家難流放海隅吳平乃還本郡操尚高厲童齒不羣言行進止必以禮讓國相丁乂請爲五官掾刺史嵇喜舉秀才除陽羨令以寬惠爲本不求課最後爲武康令俗多厚葬及有拘忌迴避歲月停喪不葬者循皆禁焉政教大行鄰城宗之然無援於朝久不進序著作郎陸機上疏薦循曰伏見武康令賀循德量邃茂才鑒清遠服膺道素風操凝峻歷試二城刑政肅穆前荊陽令郭訥風度簡曠器識朗拔通濟敏悟才足幹事循守下縣編名凡倅訥歸家巷棲遲有年皆出自新邦朝無知己居在遐外志不自營年時

倏忽而邈無階緒實州黨愚智所爲恨恨臣等伏思  
臺郎所以使州州有人非徒以均分顯路惠及外州  
而已誠以士庶殊風四方異俗壅隔之害迷國益甚  
至於荆揚二州戶各數十萬今揚州無郎而荆州江  
南乃無一人爲京城職者誠非聖朝待四方之本心  
至於才望資品循可尚書郎訥可太子洗馬舍人此  
乃衆望所積非但企及清塗苟充方選也謹條資品  
乞蒙簡察久之召補太子舍人趙王倫篡位轉侍御  
史辭疾去職後除南中郎長史不就會逆賊李辰起  
兵江夏征鎮不能討皆望塵奔走辰別帥石冰略有

揚州遂會稽相張景以前寧遠護軍程超代之以其  
長史宰與領山陰令前南平內史王矩吳興內史顧  
祕前秀才周玘等唱義傳檄州郡以討之循亦合衆  
應之冰大將抗寵有衆數千屯郡講堂循移檄於寵  
爲陳逆順寵遂遁走超與皆降一郡悉平循迎景還  
郡即謝遣兵士杜門不出論功報賞一無豫焉及陳  
敏之亂詐稱詔書以循爲丹楊內史循辭以脚疾手  
不制筆又服寒食散露髮袒身示不可用敏竟不敢  
逼是時州內豪傑皆見維繫或有老疾就加秩命惟  
循與吳郡朱誕不豫其事及敏破征東將軍周馥上

循領會稽相尋除吳國內史公車徵賢良皆不就元  
帝爲安東將軍復上循爲吳國內史與循言及吳時  
事因問曰孫皓嘗燒鋸截一賀頭是誰邪循未及言  
帝悟曰是賀邵也循流涕曰先父遭遇無道循創巨  
痛深無以上答帝甚愧之三日不出東海王越命爲  
參軍徵拜博士並不起及帝遷鎮東大將軍以軍司  
顧榮卒引循代之循稱疾篤牋疏十餘上帝遺之書  
曰夫百行不同故出處道殊因性而用各任其真耳  
當宇宙清泰彝倫攸叙隨運所遇動默在已或有遐  
棲高蹈輕舉絕俗逍遙養和恬神自足斯蓋道隆人

逸勢使其然若乃時運屯弊主危國急義士救時驅  
馳拯世燭之武乘縋以入秦園綺彈冠而臣漢豈非  
大雅君子卷舒合道乎虛薄寡德忝備近親謬荷寵  
位受任方鎮殮服玄風景羨高矩常願棄結駟之軒  
軌策柴簞而造門徒有其懷而無從賢之實者何良  
以寇逆殷擾諸夏分崩皇居失御黎元荼毒是以日  
夜憂懷慷慨發憤志在竭節耳前者顧公臨朝深賴  
高筭元凱旣登巢許獲逸至於今日所謂道之云亡  
邦國殄悴群望顛顛實在君侯苟義之所在豈得讓  
勞居逸想達者亦一以貫之也庶稟徽猷以弘遠規

今上尚書屈德爲軍司謹遣叅軍沈禎銜命奉授望  
必屈臨以副傾遲循猶不起及帝承制復以爲軍諮  
祭酒循稱疾敦逼不得已乃輦疾至帝親幸其舟則  
諮以政道循羸疾不堪拜謁乃就加朝服賜第一區  
車馬牀帳衣褥等物循辭讓一無所受廷尉張闔住  
在小市將奪左右近宅以廣其居乃私作都門早閉  
晏開人患之訟於州府皆不見省會循出至破岡  
連谷詣循質之循曰見張廷尉當爲言及之闔聞而  
遽毀其門詣循致謝其爲世所敬服如此時江東草  
創盜賊多有帝思所以防之以問於循循答曰江道

萬里通涉五州朝貢商旅之所來往也今議者欲出  
宣城以鎮江渚或欲使諸縣領兵愚謂令長威弱而  
兼扣難備發憚役之人而御之不肅恐未必爲用以  
循所聞江中據地惟有闔廬一處地勢險奧亡逃所  
聚特宜以重兵備戍隨勢討除絕其根蒂沿江諸縣  
各有分界分界之內官長所任自可度土分力多置  
亭候恒使徼行峻其綱目嚴其刑賞使越常科勤則  
有殊榮之報墮則有一身之罪謂於大理不得不肅  
所給人以時番休役不至困代易有期按漢制十里  
一亭亦以防禁切密故也當今縱不能耳要宜籌量

使力足相周若寇劫強多不能獨制者可指其蹤跡  
言所在都督尋當致討今不明部分使所在百姓與  
軍家雜其徼備兩情俱墮莫適任負故所以徒有備  
名而不能爲益者也帝從之及愍帝即位徵爲宗正  
元帝在鎮又表爲侍中道險不行以討華軼功將封  
鄉侯循自以卧疾私門固讓不受建武初爲中書令  
加散騎常侍又以老疾固辭帝下令曰孤以寡德忝  
當大位若涉巨川罔知所憑循言行以禮乃時之望  
俗之表也實賴其謀猷以康萬機疾患有素猶望卧  
相規輔而固守撝謙自陳懇至此賢履信思順苟以

讓爲高者也今從其所執於是改拜太常常侍如故  
循以九卿舊不加官今又疾患不宜兼處此職惟拜  
太常而已時宗廟始建舊儀多闕或以惠懷二帝應  
各爲世則潁川世數過七宜在迭毀事下太常循議  
以爲禮兄弟不相爲後不得以承代爲世殷之盤庚  
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別立廟寢使臣下祭  
之此前代之明典而承繼之著義也惠帝無後懷帝  
承統弟不後兄則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當同  
殷之陽甲漢之成帝議者以聖德冲遠未便改舊茲  
如此禮通所未論是以惠帝尚在大廟而懷帝復入

數則盈八盈八之理由惠帝不出非上祖宜遷也下  
世既升上世乃遷遷毀對代不得相通未有下升一  
世而上毀二世者也惠懷二帝俱繼世祖兄弟旁親  
同爲一世而上毀二爲一世今以惠帝之崩已毀豫  
章懷帝之入復毀潁川如此則一世再遷祖位橫折  
求之古義未見此例惠帝宜出尚未輕論况可輕毀  
一祖而無義例乎潁川既無可毀之理則見神之數  
居然自八此盡有由而然非謂數之常也既有八神  
則不得不於七室之外權安一位也至尊於惠懷俱  
是兄弟自上後世祖不繼二帝則二帝之神行應別

出不爲廟中恒有八室也又武帝初成太廟時正神  
止七而楊元后之神亦權立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  
謚於太廟八室此是苟有八神不拘於七之舊例也  
又議者以景帝俱已在廟則惠懷一例景帝盛德元  
功王基之本義著祖宗百世不毀故所以特在本廟  
且亦世代尚近數得相容安神而已無逼上祖如王  
氏昭穆既滿終應別廟也以今方之既輕重義異又  
七廟七世之親昭穆父子位也若當兄弟旁滿輒毀  
上祖則祖位空懸世數不足何足於三昭三穆與太  
祖之廟然後成七哉今七廟之義出於王氏從禰以

上至於高祖親廟四世高祖以上復有五世六世無服之祖故爲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也故世祖郊定廟禮京兆潁川曾高之親豫章五世征西六世以應此義今至尊繼統亦宜有五六世之祖豫章六世潁川五世俱不應毀今旣云豫章先毀又當重毀潁川此謂廟中之親惟從高祖已下無復高祖以上二世之祖於王氏之義三昭三穆廢闕其二甚非宗廟之本所據承又違世祖祭征西豫章之意於一王定禮所闕不少時尚書僕射刁協與循異議循答義深備辯多不載竟從循議焉朝廷疑滯皆諮之於循循輒

依經禮而對爲當世儒宗其後帝以循清貧下令曰循冰清玉潔行爲俗表位處上卿而居身服物蓋周形而已屋室財底風雨孤近造其廬以爲慨然其賜六尺牀薦席褥并錢二十萬以表至德暢孤意焉循又讓不許不得已留之初不服用及帝踐位有司奏琅邪恭王宜稱皇考循又議曰按禮子不敢以己爵加父帝納之俄以循行太子太傅太常如故循自以枕疾廢頓臣節不修上隆降尊之義下替交叙之敬懼非垂典之教也累表固讓帝以循體德率物有不言之益敦厲備至期於不許命皇太子親往拜焉循

有羸疾而恭於接對詔斷賓客其崇遇如此疾漸篤表乞骸骨上還印綬改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帝臨軒遣使持節加印綬循雖口不能言指麾左右推去章服車駕親幸執手流涕太子親臨者三焉往還皆拜儒者以爲榮太興二年卒時年六十帝素服舉哀哭之甚慟贈司空謚曰穆將葬帝又出臨其柩哭之盡哀遣兼侍御史持節監護皇太子追送近塗望船流涕循少玩篇籍善屬文博覽衆書尤精禮傳雅有知人之鑒拔同郡楊方於卑陋卒成名於世子隰康帝時官至臨海太守

### 楊方

楊方字公回少好學有異才初爲郡鈴下威儀公事之暇輒讀五經鄉邑未之知內史諸葛恢見而奇之待以門人之禮由是始得周旋貴人間時虞喜兄弟以儒學立名雅愛方爲之延譽恢嘗遣方爲文薦郡功曹主簿虞預稱美之送以示循循報書曰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於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奇分若出其胸臆乃是一國所推豈但牧豎中逸羣邪聞處舊黨之中好有謙沖之行此亦立身之一隅然世衰道喪人物凋弊每聞一介之徒有向道之



志異之願之如方者乃荒萊之特苗鹵田之善秀資  
質已良但沾染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嘉穀足下才  
爲世英位爲朝右道隆化立然後爲貴昔許子將拔  
樊仲昭於賈豎郭林宗成龐德公於猷畝足下志隆  
此業二賢之功不爲難及也循遂稱方於京師司徒  
王導辟爲掾轉東安太守遷司徒叅軍事方在都邑  
搢紳之士咸厚遇之自以地寒不願久留京華求補  
遠郡欲閑居著述導從之上補高梁太守在郡積年  
著五經鈎沉更撰吳越春秋并襍文筆皆行於世以  
年老棄郡歸導將進臺閣固辭還鄉里終於家

薛兼

薛兼字令長丹楊人也祖綜仕吳爲尚書僕射父瑩  
有名吳朝吳平爲散騎常侍兼清素有器宇少與同  
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齊名號爲五  
儁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察河南  
孝廉辟公府除北陽相莅任有能名歷太子洗馬散  
騎常侍懷令司空東海王越引爲叅軍轉祭酒賜爵  
安陽亭侯元帝爲安東將軍以爲軍諮祭酒稍遷丞  
相長史甚勤王事以上佐祿優每自約損取周而已  
進爵安陽鄉侯拜丹楊太守中興建轉尹加秩中二

千石遷尚書領太子少傅自綜至兼三世傳東宮談  
者美之永昌初王敦表兼爲太常明帝即位加散騎  
常侍帝以東宮時師傅猶宜盡敬乃下詔曰朕以不  
德夙遭閔凶猥以眇身託于王公之上哀榮在疚靡  
所諮仰憂懷惴惴如臨于谷孔子有云故雖天子必  
有尊也朕將祗奉先師之禮以諮有德太宰西陽王  
秩尊望重在貴思降丞相武昌公司空即丘子體道  
高邈勲德兼備先帝執友朕之師傅太常安陽鄉侯  
訓保朕躬忠肅篤誠夫崇親尊賢先帝所重朕見三  
君及書䟽儀體一如東宮故事是歲卒詔曰太常安  
陽鄉侯兼履德冲素盡忠恪已方賴德訓弘濟政道  
不幸殂殞痛于厥心今遣持節侍御史贈左光祿大  
夫開府儀同三司魂而有靈嘉茲榮寵及葬屬王敦  
作逆朝廷多故不得議謚直遣使者祭以太牢子顥  
先兼卒無後

史臣曰元帝樹基淮海百度權輿夢想群材共康庶  
績顧紀賀薛等並南金東箭世胄高門委質霸朝豫  
聞邦政典憲資其刊輯帷幄佇其謀猷望重搢紳任  
惟元凱宦成名立光國榮家非惟感會所鍾抑亦材  
能斯至而循位登保傳朝望特隆遂使鑿蹕降臨承

明下拜雖西漢之恩崇張禹東都之禮重桓榮弗是過也

贊曰彥先通識思遠方直薛既清貞賀惟學植逢時遇主搏風矯翼

音義

炙之夜蹈徒浩反旗以魚反舳舻逐盧二音帶芥上丑芥反蹉

跌上七何反哇烏媧反婭音拓隣音開鄔音

混沌上胡本反矇莫紅反暨音燔藝如雪反葦葦完反

列傳第三十八 晉書六十八 吳氏西爽堂校刻

列傳第三十九 晉書六十九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劉隗 孫波

劉隗字大連彭城人楚元王交之後也父砥東光令隗少有文翰起家秘書郎稍遷冠軍將軍彭城内史避亂渡江元帝以為從事中郎隗雅習文史善求人主意帝深器遇之遷丞相司直委以刑憲時建康尉收護軍士而為府將篡取之隗奏免護軍將軍戴若思官世子文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婚隗奏之帝下令曰詩稱殺禮多婚以會男女之無夫家正今日之

明下拜雖西漢之恩崇張禹東都之禮重桓榮弗是過也

贊曰彥先通識思遠方直薛既清貞賀惟學植逢時遇主搏風矯翼

音義

炙之夜蹈徒浩反旗以魚反舳逐盧二音帶芥上丑芥反蹉

跌上七何反哇鳥媧反姬音拓濟即奚反閨音開鄢音

混沌上胡本反矇莫紅反暨音既燔如雪反葦葦完反

列傳第三十八 晉書六十八 吳氏西爽堂校刻

列傳第三十九 晉書六十九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劉隗 孫波

劉隗字大連彭城人楚元王交之後也父砥東光令隗少有文翰起家秘書郎稍遷冠軍將軍彭城內史避亂渡江元帝以為從事中郎隗雅習文史善求人主意帝深器遇之遷丞相司直委以刑憲時建康尉收護軍士而為府將篡取之隗奏免護軍將軍戴若思官世子文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婚隗奏之帝下令曰詩稱殺禮多婚以會男女之無夫家正今日之

謂也可一解禁止自今以後宜爲其防東閣祭酒顏  
含在叔父喪嫁女隗又奏之廬江太守梁龕明日當  
除婦服今日請客奏伎丞相長史周顓等三十餘人  
同會隗奏曰夫嫡妻長子皆杖居廬故周景王有三  
年之喪旣除而宴春秋猶譏况龕匹夫暮宴朝祥慢  
服之愆宜肅喪紀之禮請免龕官削侯爵顓等知龕  
有喪吉會非禮宜各奪俸一月以肅其違從之丞相  
行叅軍宋挺本揚州刺史劉陶門人陶亡後挺娶陶  
愛妾以爲小妻建興中挺又盜割官布六百餘匹正  
刑棄市遇赦免旣而奮武將軍阮抗請爲長史隗劾  
奏曰挺蔑其死主而專其室恃在三之義傷人倫之  
序當投之四裔以禦魑魅請除挺名禁錮終身而奮  
武將軍太山太守阮抗請爲長史抗緯文經武剖符  
東藩當庸勲忠良昵近仁賢而褒求賊污舉頑用器  
請免抗官下獄理罪奏可而挺病死隗又奏符旨挺  
已喪亡不復追貶愚意闇未達思義昔鄭人斲子  
家之棺漢明追討史遷經傳褒貶皆追書先世數百  
年間非徒區區欲釐當時亦將作法垂於來世當朝  
亡夕沒便無善惡也請曹如前追除挺名爲民錄妾  
還本顯證惡人班下遠近從之南中郎將王含以族

強顯貴驕傲自恣一請叅佐及守長二十許人多取  
非其才隗劾奏文致甚苦事雖被寢王氏深忌疾之  
而隗之彈奏不畏強禦皆此類也建興中丞相府斬  
督運令史淳于伯而血逆流隗又奏曰古之爲獄必  
察五聽三槐九棘以求民情雖明庶政不敢折獄死  
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是以明王哀矜用刑曹  
參去齊以市獄爲寄自頃蒸荒殺戮無度罪同斷異  
刑罰失宜謹按行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血著柱遂逆  
上終極柱末二丈三尺旋復下流四尺五寸百姓誼  
譁士女縱觀咸曰其寃伯息忠訴辭稱枉云伯督運  
訖去二月事畢代還無有稽乏受賕使役罪不及死  
軍是戍軍非爲征軍以乏軍興論於理爲枉四年之  
中供給運漕凡諸徵發租調百役皆有稽停而不以  
軍興論至於伯也何獨明之捶楚之下無求不得囚  
人畏痛飾辭應之理曹國之典刑而使忠等稱寃明  
時謹按從事中郎周筵法曹叅軍劉胤屬李匡幸荷  
殊寵並登列曹當思敦奉政道詳法慎殺使兆庶無  
枉人不稱訴而今伯枉同周青寃魂哭於幽都訴靈  
恨於黃泉嗟嘆甚於杞梁血妖過於崩城故有隕霜  
之人夜哭之鬼伯有晝見彭生爲豕刑殺失中妖眚

並見以古況今其揆一也皆由筵等不勝其任請皆  
免官於是右將軍王導等上疏引咎請解職帝曰政  
刑失中皆吾闇塞所由尋示愧懼思聞忠告以補其  
闕而引過求退豈所望也由是導等一無所問晉國  
既建拜御史中丞周嵩嫁女門生斷道解廬斫傷二  
人建康左尉赴變又被斫隗劾嵩兄顓曰顓幸荷殊  
寵列位上寮當崇明憲典協和上下刑于左右以御  
于家邦而乃縱肆小人羣爲兇害公于廣都之中白  
日刃尉遠近訕赫百姓誼譁騁損風望漸不可長既  
無大臣檢御之節不可對揚休命宜加貶黜以肅其

違顓坐免官太興初長兼侍中賜爵都鄉侯尋代薛  
兼爲丹楊尹與尚書令乃協並爲元帝所寵欲排抑  
豪強諸刻碎之政皆云隗協所建隗雖在外萬機秘  
密皆豫聞之拜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軍事  
假節加散騎常侍率萬人鎮泗口初隗以王敦威權  
太盛終不可制勸帝出腹心以鎮方隅故以譙王承  
爲湘州續用隗及戴若思爲都督敦甚惡之與隗書  
曰頃承聖上顧眄足下今大賊未滅中原鼎沸欲與  
足下周生之徒戮力王室共靜海內若其泰也則帝  
祚於是乎隆若其否也則天下永無望矣隗答曰魚

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  
貞吾之志也敦得書甚怒及敦作亂以討隗爲名詔  
徵隗還京師百官迎之於道隗岸憤大言意氣自若  
及入見與又協奏請誅王氏不從有懼色率衆屯金  
城及敦剋石頭隗攻之不拔入宮告舜帝雪涕與之  
別隗至淮陰爲劉遐所襲攜妻子及親信二百餘人  
奔于石勒勒以爲從事中郎太子太傅卒年六十一  
子綏初舉秀才除附馬都尉奉朝請隨隗奔勒卒孫  
波嗣

波字道則初爲石季龍冠軍將軍王洽參軍及季龍

死洽與波俱降穆帝以波爲襄城太守累遷桓沖中  
軍諮議參軍大司馬桓溫西征表真朝廷空虛以波  
爲建威將軍淮南內史領五千人鎮石頭壽陽平除  
尚書左丞不拜轉冠軍將軍南郡相時苻堅弟融圍  
雍州刺史朱序於襄陽波率衆八千救之以敵強不  
敢進序竟陷沒波以畏懦免官後復以波爲冠軍將  
軍累遷散騎常侍苻堅敗朝廷欲鎮靖北方出波督  
淮北諸軍冀州刺史以疾未行上疏曰臣聞天地以  
弘濟爲仁君道以惠下爲德是以禹湯有身勤之績  
唐虞有在予之誥用能惠被蒼生勲流後葉宣帝開



拓洪圖始基成命爰及文武曆數在躬而猶虚心側  
席卑已崇物然後知積累之功重勤王之業難先君  
之德弘貽厥之賜厚惠皇不懷委政內任遂使神器  
幽淪三光翳曜園陵懷九泉之感宮廟集胡馬之跡  
所謂肉食失之於朝黎庶暴骸於外也賴元皇帝神  
武應期祚隆淮海振軋綱於已墜紐絕維而更張陛  
下承宣帝開始之宏基受元帝克終之成烈保大定  
功戢兵靜亂故使負鱗橫海之鯨僭位滔天之寇望  
雲旗而宵潰覩太陽而霧散巍巍蕩蕩人無名焉而  
頃年已來天文違錯妖怪屢生會稽先帝本封而地

動經年昔周之文武有魚鳥之瑞君臣猶懷震悚况  
今災變衆集曾莫之疑公且有勿休之誠賈誼有積  
薪之喻臣鑒先徵竊惟今事是以敢肆狂瞽直言無  
諱往者先帝以玄風御世責成群后坐運天綱隨化  
委順故忘日計之功收歲成之用今禮樂征伐自天  
子出相王賢雋協和百揆六合承風天下響振而鈞  
臺之誅弗聞景亳之命未布將群臣之不稱陛下用  
之不盡乎凡聖王之化莫不敦宗忠信存正棄邪傷  
化毀俗者雖親雖貴必踈而遠之清公貞修者雖微  
雖賤必親而近之今則不然此風旣替利競滋甚朋

黨比周毀譽交興鑽求苟進人希分外見賢而居其上受祿每過其量希旨承意者以爲奉公共相讚白者以爲忠節舉世見之誰敢正言陛下不明必行之法以絕穿鑿之源者恐脫因疲倦以誤視聽且苻堅滅亡於今五年舊京殘毀山陵無衛百姓塗炭未蒙拯接伏願遠觀漢魏衰滅之由近覽西朝傾覆之際超然易慮爲於未有則靈根未固社稷無虞臣豈誣一朝之人皆無忠節但任非其才求之不至耳今政煩役殷所在凋弊倉廩空虛國用傾竭下民侵削流亡相屬略計戶口但咸安已來十分去三百百姓懷浮

游之嘆下泉興周京之思昔漢宣有云與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是以臨下有方者就加璽贈法苛政亂者恤刑不赦事簡于上人悅于下今則不然告時乞職者以家弊爲辭振窮恤滯者以公爵爲施古者爲百姓立君使之司牧今者以百姓恤君使之蠶食至乃貪污者謂之清勤慎法者謂之怯劣何反古道一至於此陛下雖躬自節儉哀矜於上而群寮肆欲縱心於下六司垂翼三事拱默故有識者觀人事以歎息觀妖青而大懼昔宋景退熒惑之災殷宗消鼎雉之異伏願陛下仰觀大禹過門之志俯察

商辛沉湎之失遠思國風恭公之刺深惟定姜小臣  
之喻整廻聖恩大詢群后延納衆賢訪以得失令百  
寮率職人言損益察其所由觀其所以審識群才助  
鼎和味克念作聖以答天休則四海宅心天下幸甚  
臣亡祖先臣隗昔荷殊寵匪躬之操猶存舊史有志  
無時懷恨黃泉及臣凡劣復蒙罔極之眷恩隆累世  
實非縻身傾宗所能上報前作此表未及得通暴嬰  
篤疾恐命在奄忽貪及視息望達愚情氣力憊然不  
能自宣疏奏而卒追贈前將軍子淡嗣元熙初爲廬  
江太守隗伯父訥字令言有人倫鑒識初入洛見諸

名士而歎曰王夷甫大鮮明樂彥輔我所敬張茂先  
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杜方叔拙於用長終於  
司隸校尉子疇字王喬少有美譽善談名理曾避亂  
塢壁賈胡百數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笳而吹之爲出  
塞入塞之聲以動其游客之思於是群胡皆垂泣而  
去之永嘉中位至司徒左長史尋爲閩鼎所殺司空  
蔡謨每歎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選也  
又王導初拜司徒謂人曰劉王喬若過江我不獨拜  
公也其爲名流之所推服如此疇兄子劭有才幹辟  
琅邪王丞相掾咸康世歷御史中丞侍中尚書豫章

太守秩中二千石劭族子黃老太元中爲尚書郎有  
義學注慎子老子並傳於世

刁協

子彞

彞子達

刁協字玄亮渤海饒安人也祖恭魏齊郡太守父攸  
武帝時御史中丞協少好經籍博聞強記釋褐濮陽  
王文學累轉太常博士本郡大中正成都王穎請爲  
平北司馬後歷趙王倫相國參軍長沙王又驃騎司  
馬及東嬴公騰鎮臨漳以協爲長史轉潁川太守永  
嘉初爲河南尹未拜避難渡江元帝以爲鎮東軍諮  
祭酒轉長史愍帝即位徵爲御史中丞例不行元帝

爲丞相以協爲左長史中興建拜尚書左僕射于時  
朝廷草創憲章未立朝臣無習舊儀者協久在中朝  
諳練舊事凡所制度皆稟於協焉深爲當時所稱許  
太興初遷尚書令在職數年加金紫光祿大夫令如  
故協性剛悍與物多忤每崇上抑下故爲王氏所疾  
又使酒放肆侵毀公卿見者莫不側目然悉力盡心  
志在匡救帝甚信任之以奴爲兵取將吏客使轉運  
皆協所建也衆庶怨望之及王敦構逆上疏罪協帝  
使協出督六軍旣而王師敗績協與劉隗俱侍帝於  
太極東除帝執協隗手流涕嗚咽勸令避禍協曰臣

當守死不敢有貳帝曰今事逼矣安可不行乃令給  
協隗人馬使自爲討協年老不堪騎乘素無恩紀募  
從者皆委之行至江乘爲人所殺送首於敦敦聽刁  
氏收葬之帝痛協不免密捕送協首者而誅之敦平  
後周顛戴若思等皆被顯贈惟協以出奔不在其例  
咸康中協子彝上疏訟之在位者多以明帝之世褒  
貶已定非所得更議且協不能抗節隕身乃出奔遇  
害不可復其官爵也丹楊尹殷融議曰王敦惡逆罪  
不容誅則協之善亦不容賞若以忠非良圖謀事失  
筭以此爲責者蓋在於譏議之間耳即凶殘之誅以

爲國刑將何以阻勸乎當敦專逼之時慶賞威刑專  
自己出是以元帝慮深崇本以協爲比事由國討蓋  
不爲私昔孔寧儀行父從君於昏楚復其位者君之  
黨故也况協之比君在於義順且中興四佐位爲朝  
首于時事窮計屈奉命違寇非爲逃刑謂宜顯贈以  
明忠義時庾冰輔政疑不能決左光祿大夫蔡謨與  
冰書曰夫爵人者宜顯其功罰人者宜彰其罪此古  
今之所慎也凡小之人猶尚如此乃令中興上佐有  
死難之名天下不聞其罪而見其貶致令刁氏稱冤  
此乃爲王敦復讎也內沮忠臣之節論者惑之若實

有大罪宜顯其事令天下知之明聖朝不貶死難之臣春秋之義以功補過過輕功重者得以加封功輕過重者不免誅絕功足贖罪者無黜雖先有邪侮之罪而臨難之日黨于其君者不絕之也孔寧儀行父親與靈公淫亂於朝君殺國滅由此二臣而楚尚納之傳稱有禮不絕其位者君之黨也若刁令有罪重于孔儀絕之可也若無此罪宜見追論或謂明帝之世已見寢廢今不宜復改吾又以為不然夫大道宰世殊塗一致萬機之事或異或同同不相善異不相譏故堯抑元凱而舜舉之堯不為失舜不為非何必

前世所廢便不宜改乎漢蕭何之後坐法失侯文帝不封而景帝封之後復失侯武昭二帝不封而宣帝封之近去元年車駕釋奠拜孔子之坐此亦元明二帝所不行也又刁令但是明帝所不贈耳非誅之也王平子第五猗皆元帝所誅而今日所贈豈以改前為嫌乎凡處事者當上合古義下準今例然後談者不感受罪者無怨耳按周僕射戴征西本非王敦唱檄所讎也事定後乃見害耳周筵郭璞等並亦非為主禦難也自平居見殺耳皆見褒贈刁令事義豈輕於此乎自頃負外散騎尚得追贈况刁令位亞三司

若先自壽終不失貞外散騎之例也就不蒙贈不失以本官殯葬也此爲一人之身壽終則蒙贈死難則見絕豈所以明事君之道厲爲臣之節乎宜顯評其事以解天下疑惑之論又聞談者亦多謂宜贈凡事不允當而得衆助者若以善柔得衆而刁令麤剛多怨若以貴也刁氏今賤若以富也刁氏今貧人士何故反助寒門而此言之足下宜察此意冰然之事奏成帝詔曰協情在忠主而失爲臣之道故令王敦得託名公義而實肆私忌遂令社稷受屈元皇銜耻致禍之原豈不有由若極明國典則曩刑非重今正當以協之勤有可書敦之逆命不可長故議其事耳今可復協本位加之冊祭以明有忠於君者纖介必顯雖於貶裁未盡然或足有勸矣於是追贈本官祭以太牢

彝字大倫少遭家難王敦誅後彝斬讎人黨以首祭父墓詣廷尉請罪朝廷特宥之由是知名歷尚書吏部郎吳國內史累遷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鎮廣陵卒於官子達字伯道達弟暢字仲遠次子弘字叔仁並歷顯職隆安中達爲廣州刺史領平越中郎將假節暢爲始興相弘爲冀州刺史兄弟子姪並

不拘名行以貨殖爲務有田萬頃奴婢數千人餘資稱是桓玄篡位以逵爲西中郎將豫州刺史鎮歷陽暢右衛將軍弘撫軍桓脩司馬劉裕起義斬桓脩時暢弘謀起兵龍裕裕遣劉毅討之暢伏誅弘亡不知所在逵在歷陽執劉裕叅軍諸葛長民檻車送於桓玄至當利而玄敗送人共破檻出長民遂趣歷陽逵弃城而走爲下人所執斬於石頭子姪無少長皆死惟小弟騁被宥爲給事中尋謀反伏誅刁氏遂滅刁氏素殷富奴客縱橫固吝山澤爲京口之蠹裕散其資蓄令百姓稱力而取之彌日不盡時天下饑弊編戶賴之以濟焉

戴若思

弟邈

戴若思廣陵人也名犯高祖廟諱祖烈吳左將軍父昌會稽太守若思有風儀性閑爽少好遊俠不拘操行遇陸機赴洛船裝甚盛遂與其徒掠之若思登岸據胡牀指麾同旅皆得其宜機察見之知非常人在舫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器如此乃復作劫邪若思感悟因流涕投劔就之機與言深加賞異遂與定交焉若思後舉孝廉入洛機薦之於趙王倫曰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壙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



是以高世之主必假遠邇之器蘊匱之才思託太音  
之和伏見處士廣陵戴若思年三十清冲履道德量  
允塞思理足以研幽才鑒足以辯物安窮樂志無風  
塵之慕砥節立行有井渫之絜誠東南之遺寶宰朝  
之奇璞也若得託跡康衢則能結軌騏驎曜質廊廟  
必能垂光璵璠矣惟明公垂神採察不使忠允之言  
以人而廢倫乃辟之除沁水令不就遂往武陵省父  
時同郡人潘京素有理鑒名知人其父遣若思就京  
與語既而稱若思有公輔之才累轉東海王越軍諮  
祭酒出補豫章太守加振威將軍領義軍都督以討

賊有功賜爵秣陵侯遷治書侍御史驃騎司馬拜散  
騎侍郎元帝召為鎮東右司馬將征杜弼加若思前  
將軍未發而弼滅帝為晉王以為尚書中興建為中  
護軍轉護軍將軍尚書僕射皆辭不拜出為征西將  
軍都督充豫幽冀雍并六州諸軍事假節加散騎常  
侍發投刺王官千人為軍吏調揚州百姓家奴萬人  
為兵配之以散騎常侍王遐為軍司鎮壽陽與劉隗  
同出帝親幸其營勞勉將士臨發祖餞置酒賦詩若  
思至合肥而王敦舉兵詔追若思還鎮京都進驃騎  
將軍與右衛將軍郭逸夾道築壘於大桁之北尋而

石頭失守若思與諸軍攻石頭王師敗績若思率麾下百餘人赴宮受詔與公卿百官於石頭見敦敦問若思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若思不謝而荅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又曰吾此舉動天下以爲如何若思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敦叅軍呂猗昔爲臺郎有刀筆才性尤姦諂若思爲尚書惡其爲人猗亦深憾焉至是乃說敦曰周顛戴若思皆有高名足以惑衆近者之言曾無愧色公若不除恐有再舉之患爲將來之憂耳敦以爲然又素忌之俄而遣鄧嶽繆坦收若思而害之若思素

有重望四海之士莫不痛惜焉賊平冊贈右光祿大

夫儀同三司謚曰簡

邈字望之少好學尤精漢史才不逮若思儒博過之弱冠舉秀才尋遷太子洗馬出補西陽內史永嘉中元帝版行邵陵內史丞相軍諮祭酒出爲征南軍司于時凡百草創學校未立邈上疏曰臣聞天道之所大莫大於陰陽帝王之至務莫重於禮學是以古之建國有明堂辟雍之制鄉有庠序黌校之儀皆所以抽導幽滯啓廣才思蓋以六四有困蒙之吝君子大養正之功也昔仲尼列國之大夫耳興禮修學於洙

泗之間四方髦俊斐然向風身達者七十餘人自茲  
以來千載絕塵豈天下小於魯衛賢哲乏於曩時勵  
與不勵故也自頃國遭無妄之禍社稷有綴旒之危  
寇羯飲馬於長江兇狡鳴張於萬里遂使神州蕭條  
鞠爲茂草四海之內人跡不交霸主有旰食之憂黎  
元懷荼毒之苦戎首交拜於中原何遽遷豆之事哉  
然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况曠載  
累紀如此之久邪今未進後生目不覩揖讓升降之  
儀耳不聞鐘鼓管絃之音文章散滅圖讖無遺此益  
聖達之所深悼有識之所嗟嘆也夫平世尚文遭亂

尚武文武遞用長久之道譬之天地昏明之迭自古  
以來未有不由之者也今或以天下未一非興禮樂  
之時此言似之而不其然夫儒道深奧不可倉卒而  
成古之俊又必三年而通一經比天下平泰然後修  
之則功成事定誰與制禮作樂者哉又貴遊之子未  
必有斬將搴旗之才亦未有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  
年講肄道義使明珠加磨瑩之功荆璞發採琢之榮  
不亦良可惜乎臣愚以世喪道久人情玩於所習純  
風日去華競日彰猶火之消膏而莫之覺也今天地  
告始萬物權輿聖朝以神武之德值革命之運蕩近

世之流弊繼千載之絕軌篤道崇儒創立大業明主  
唱之於上宰輔替之於下夫上之所好下必有過之  
者焉是故雙劍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  
而赴曲之和作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實在感之  
而已臣以闇淺不能遠識格言奉誦明令慷慨下風  
謂宜以三時之隙漸就修建疏奏納焉於是始修禮  
學代劉隗爲丹楊尹王敦作逆加左將軍及敦得志  
而若思遇害邈坐免官敦誅後拜尚書僕射卒官贈  
衛將軍謚曰穆子謚嗣歷義興太守大司農

周顓

周顓字伯仁安東將軍浚之子也少有重名神彩秀  
徹雖時輩親狎莫能媒也司徒掾同郡賁嵩有清操  
見顓嘆曰汝穎固多奇士自頃雅道陵遲今復見周  
伯仁將振起舊風清我邦族矣廣陵戴若思東南之  
美舉秀才入洛素聞顓名往候之終坐而不敢顯  
其才辯顓從弟穆亦有美譽欲陵折顓顓陶然弗與  
之校於是人士益宗附之州郡辟命皆不就弱冠襲  
父爵武城侯拜祕書郎累遷尚書吏部郎東海王越  
子毗爲鎮軍將軍以顓爲長史元帝初鎮江左請爲  
軍諮祭酒出爲寧遠將軍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

假節始到州而建平流人傅密等叛迎蜀賊杜弢顓  
狼狽失據陶侃遣將吳寄以兵救之故顓得免因奔  
王敦於豫章敦留之軍司戴邈曰顓雖退敗未有莅  
衆之咎德望素重宜還復之敦不從帝召爲揚威將  
軍兗州刺史顓還建康帝留顓不遣復以爲軍諮祭  
酒尋轉右長史中興建補吏部尚書頃之以醉酒爲  
有司所糾白衣領職復坐門生斫傷人免官太興初  
更拜太子少傅尚書如故顓上疏讓曰臣退自循省  
學不通一經智不效一官止足良難未能守分遂忝  
顯任名位過量不悟天鑒忘臣頑弊乃欲使臣內管

銓衡外忝傳訓質輕蟬翼事重千鈞此之不可不待  
識而明矣若臣受負乘之責必貽聖朝惟塵之耻俯  
仰愧懼不知所圖詔曰紹幼冲便居儲副之貴當賴  
軌匠以祛蒙蔽望之儼然斯不言之益何學之習邪  
所謂與田蘇遊忘其鄙心者便當副往意不宜冲讓  
轉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如故庾亮嘗謂顓曰諸人咸  
以君方樂廣顓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施也帝譙  
羣公于西堂酒酣從容曰今日名臣共集何如堯舜  
時邪顓因醉厲聲曰今雖同人主何得復比聖世帝  
大怒而起手詔付廷尉將加戮累日方赦之及出諸

公就省顓曰近日之罪固知不至于死尋代戴若思  
爲護軍將軍尚書紀瞻置酒請顓及王導等顓荒醉  
失儀復爲有司所奏詔曰顓參副朝右職掌銓衡當  
敬慎德音式是百辟屢以酒過爲有司所繩吾亮其  
極懼之情然亦是濡首之誠也顓必能克已復禮者  
今不加黜責初顓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頗以酒失  
爲僕射略無醒日時人號爲三日僕射庾亮曰周侯  
末年所謂盛德之衰也顓在中朝時能飲酒一石及  
過江雖日醉每稱無對偶有舊對從北來顓遇之欣  
然乃出酒二石共飲各大醉及顓醒使視客已腐脅

而死顓性寬裕而友愛過人弟嵩嘗因酒瞋目謂顓  
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重名以所燃蠟燭投之顓  
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王導甚重之  
嘗枕顓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也荅曰此中  
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導亦不以爲忤又於  
導坐傲然嘯詠導云卿欲希嵇阮邪顓曰何敢近捨  
明公遠希嵇阮及王敦構逆溫嶠謂顓曰大將軍此  
舉似有所在當無濫邪顓曰君少年未更事人主自  
非堯舜何能無失人臣豈可得舉兵以脅主共相推  
戴未能數年一旦如此豈云非亂乎處仲剛愎強忍

狠抗無上其意寧有限邪既而王師敗績顓奉詔詣  
敦敦曰伯仁卿負我顓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率六  
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憚其辭正不  
知所答帝召顓於廣室謂之曰近日大事二官無恙  
諸人平安大將軍故副所望邪顓曰二官自如明詔  
於臣等故未可知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顓避敦顓曰  
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  
邪俄而與戴若思俱被收路經太廟顓大言曰天地  
先帝之靈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陵虐天下  
神祇有靈當速殺敦無令縱毒以傾王室語未終收

人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顏色不變容止自若觀者  
皆爲流涕遂於石頭南門外石上害之時年五十四  
顓之死也敦坐有一叅軍擣蒲馬於博頭被殺因謂  
敦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公及伯仁將登而墜  
有似下官此馬敦曰伯仁總角於東宮相遇一面披  
襟便許之三事何圖不幸自貽王法敦素憚顓每見  
顓輒面熱雖復冬月扇面手不得休敦使繆坦籍顓  
家收得素麓數枚盛故絮而已酒五甕米數石在位  
者服其清約敦卒後追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謚  
曰康祀以少牢初敦之舉兵也劉隗勸帝盡除諸王

司空導率群從詣闕請罪值顓將入導呼顓謂曰伯  
仁以百口累卿顓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  
甚至帝納其言顓喜飲酒致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  
顓顓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  
大繫肘既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導不知救已而  
甚銜之敦既得志問導曰周顓戴若思南北之望當  
登三司無所疑也導不荅又曰若不三司便應令僕  
邪又不荅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導又無言導後料  
檢中書故事見顓表救已殷勤欵至導執表流涕悲  
不自勝告其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幽冥之中負此良友顓三子閔恬願

周閔字子騫方直有父風歷衡陽建安臨川太守侍  
中中領軍吏部尚書尚書左僕射加中軍將軍轉護  
軍領祕書監卒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烈無子以  
弟願長子琳爲嗣琳仕至東陽太守恬願並歷卿守  
琳少子文驃騎諮議叅軍

史臣曰夫太剛則折至察無徒以之爲政則害于而  
國用之行已則凶于乃家誠以噐乖容衆非先王之  
道也大連司憲陰候主情當約法之秋獻斲棺之議  
玄亮剛愎與物多違雖有崇上之心專行刻下之化



同薄相濟並運天機是使賢宰見踈致物情於解體  
權臣發怒借其名以誓師既而謀人之國國危而苟  
免見昵於主主辱而圖生自取流亡非不幸也若思  
閑爽照理研幽伯仁凝正處腴能約咸以高才雅道  
叅豫疇咨及京室淪胥抗言無撓甘赴鼎而全操蓋  
事君而盡節者歟顛招時論尤其酒德禮經曰瑕不  
掩瑜未足韜其美也

贊曰劉刁亮直志奉興王姦回醜正終致奔亡周戴  
英爽忠謨允塞道屬屯蒙禍罹兇慝

列傳第三十九 晉書六十九 吳氏西爽堂校刻

音義

隗 <small>五罪反</small>	砥 <small>音氏反</small>	龕 <small>口含反</small>	魑魅 <small>上丑知反</small>	嚚 <small>語巾反</small>	蠢 <small>丑江反</small>
丑龍反	釐 <small>理之反</small>	誼譁 <small>喧花二音</small>	訕赫 <small>凶赫二音</small>	刁協 <small>音凋</small>	懦 <small>乃亂乃</small>
鳩 <small>烏右反</small>	諳 <small>烏含反</small>	猗 <small>於商反</small>	蠹 <small>當故反</small>	井滌 <small>息列反</small>	駮 <small>音綠</small>
余繁二音	沁 <small>七鳩反</small>	攷 <small>吐高反</small>	繆坦 <small>音謬</small>	豐 <small>音橫</small>	洙 <small>音殊</small>
反	遵 <small>布玄反</small>	媠 <small>私列反</small>	賁 <small>音肥</small>	風俗通賁甫前漢	鴟 <small>處脂</small>
腐音	瞋 <small>昌鄰反</small>	郝 <small>上呼各反</small>	檇 <small>勅居反</small>	絮 <small>息據反</small>	肘 <small>陟柳反</small>
料 <small>大弔反</small>	腴 <small>羊朱反</small>				

列傳第四十

晉書七十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應詹

應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魏侍中璩之孫也詹幼孤  
爲祖母所養年十餘歲祖母又終居喪毀頓杖而後  
起遂以孝聞家富於財年又稚弱乃請族人共居委  
以資產情若至親世以此異焉弱冠知名性質素弘  
雅物雖犯而弗之校以學藝文章稱司徒何劭見之  
曰君子哉若人初辟公府爲太子舍人趙王倫以爲  
征東長史倫誅坐免成都王穎辟爲掾時驃騎從事

中郎諸葛玫委長沙王乂奔鄴盛稱乂之非玫浮躁  
有才辯臨漳人士無不詣之詹與玫有舊歎曰諸葛  
仁林何與樂毅之相詭乎卒不見之玫聞甚愧鎮南  
大將軍劉弘詹之祖舅也請為長史謂之曰君器識  
弘深後當代老子於荆南矣仍委以軍政弘著績漢  
南詹之力也遷南平太守王澄為荊州假詹督南平  
天門武陵三郡軍事及洛陽傾覆詹攘袂流涕勸澄  
赴援澄使詹為檄詹下筆便成辭義壯烈見者慷慨  
然竟不能從也天門武陵谿蠻並反詹討降之時政  
令不一諸蠻怨望並謀背叛詹召蠻酋破銅券與盟

由是懷詹數郡無虞其後天下大亂詹境獨全百姓  
歌之曰亂離既普殆為灰朽僥倖之運賴茲應后歲  
寒不凋孤境獨守拯我塗炭惠隆丘阜潤同江海恩  
猶父母鎮南將軍山簡復假詹督五郡軍事會蜀賊  
杜疇作亂來攻詹郡力戰摧之尋與陶侃破杜弢於  
長沙賊中金寶溢目詹一無所取唯收圖書莫不歎  
之元帝假詹建武將軍王敦又上詹監巴東五郡軍  
事賜爵潁陽鄉侯陳人王冲擁衆荊州素服詹名迎  
為刺史詹以冲等無賴棄還南平冲亦不怨其得人  
情如此遷益州刺史領巴東監軍詹之出郡也士庶

攀車號泣若戀所生俄拜後軍將軍詹上疏陳便宜  
曰先王設官使君有常尊臣有定卑上無苟且之志  
下無覬覦之心下至亡秦罷侯置守本替末陵綱紀  
廢絕漢興雖未能興復舊典猶雜建侯守故能享年  
享世殆參古迹今大荒之後制度改創宜因斯會釐  
正憲則先舉盛德元功以爲封首則聖世之化比隆  
唐虞矣又曰性相近習相遠訓導之風宜慎所好魏  
正始之間蔚爲文林元康以來賤經尚道以玄虛宏  
放爲夷達以儒術清儉爲鄙俗末嘉之弊未必不由  
此也今雖有儒官教養未備非所以長育人材納之

軌物也宜修辟雍崇明教義先令國子受訓然後皇  
儲親臨釋奠則普天尚德率土知方矣元帝雅重其  
才深納之頃之出補吳國內史以公事免鎮北將軍  
劉隗出鎮以詹爲軍司加散騎常侍累遷光祿勳詹  
以王敦專制自樹故優游諷詠無所標明及敦作逆  
明帝問詹計將安出詹厲然慷慨曰陛下宜奮赫斯  
之威臣等當得負戈前驅庶憑宗廟之靈有征無戰  
如其不然王室必危帝以詹爲都督前鋒軍事護軍  
將軍假節都督朱雀橋南賊從竹格渡江詹與建威  
將軍趙胤等擊敗之斬賊率杜發梟首數千級賊平

封觀陽縣侯食邑一千六百戶賜絹五千匹上疏讓  
曰臣聞開國承家光啓土宇唯令德元功乃宜封錫  
臣雖忝當一隊策無微略勞不汗馬猥以疏賤倫亞  
親密暫廁被練列勤司勳乞迴謬恩聽其所守不許  
遷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詹  
將行上疏曰夫欲用天下之智力者莫若使天下信  
之也商鞅移木豈禮也哉有由而然自經荒弊綱紀  
頽陵清直之風旣澆糟粕之俗猶在誠宜濯以滄浪  
之流漉以吞舟之網則幽顯明別於變時雍矣弘濟  
茲務在乎官人今南北雜錯屬託者無保負之累而

輕舉所知此博采所以未精職理所以多闕今凡有  
所用宜隨其能不而與舉主同乎褒貶則人有慎舉  
之恭官無廢職之吝昔冀缺有功胥臣蒙先茅之賞  
子玉敗軍子文受薦賈之責古旣有之今亦宜然漢  
朝使刺史行部乘傳奏事猶恐不足以辨彰幽明弘  
宣政道故復有繡衣直指今之艱弊過於往昔宜分  
遣黃散若中書郎等循行天下觀採得失舉善彈違  
斷截苟且則人不敢爲非矣漢宣帝時二千石有居  
職修明者則入爲公卿其不稱職免官者皆還爲平  
人懲勸必行故歷世長久中間以來遷不足競免不

足懼或有進而失意退而得分蒞官雖美當以素論降替在職實劣直以舊望登叙校游談爲多少不以實事爲先後以此責成臣未見其兆也今宜峻左降舊制可二千石免官三年乃得叙用長史六年戶口折半道里倍之此法必明使天下知官難得而易夫必人慎其職朝無惰官矣都督可課佃二十頃州十頃郡五頃縣三頃皆取文武吏醫卜不得撓亂百姓三臺九府中外諸軍有可減損皆命附農市息未伎道無游人不過一熟豐穰可必然後重居職之俸使祿足以代耕頃者大事之後遐邇皆想宏略而寂然

未副宜早振綱領肅起群望時王敦新平人情未安詹撫而懷之莫不得其歡心百姓賴之疾篤與陶侃書曰每憶密計自沔入湘頡頏繾綣齊好斷金子南我東怱然一紀其間事故何所不有足下建功嶠南旋鎮舊楚吾承乏幸會來忝此州圖與足下進共竭節本朝報恩幼主退以申尋平生纏綿舊好豈悟時不我與長卽幽冥永言莫從能不慨悵今神州未夷四方多難足下年德竝隆功名俱盛宜務建洪範雖休勿休至公至平至謙至順卽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足下察吾此誠以咸和六年卒

時年五十三冊贈鎮南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烈祠以太牢子玄嗣位至散騎侍郎玄弟誕有器幹歷六郡太守龍驤將軍追贈冀州刺史初京兆韋泓喪亂之際親屬遇饑疫竝盡客遊洛陽素聞詹名遂依託之詹與分甘共苦情若弟兄遂隨從積年為營伉儷置居宅并薦之於元帝曰自遭喪亂人士易操至乃任運固窮耿介守節者尠矣伏見議郎韋泓年三十八字元量執心清冲才識備濟躬耕隴畝不煩人役靜默居常不豫政事昔年流移來在詹境經寇喪資一身特立短褐不掩形菜蔬不充朝而抗志彌厲不

遊非類顏回稱不改其樂泓有其分明公輔亮皇室恢維宇宙四門開闢英彥鳧藻收春花於京輦採秋實於巖藪而泓抱璞荆山未剖和璧若蒙銓召付以列曹必能協隆鼎味緝熙庶績者也帝卽辟之自後位至少府卿既受詹生成之惠詹卒遂製朋友之服哭止宿草追趙氏祀程嬰杵臼之義祭詹終身

### 甘卓

甘卓字季思丹楊人秦丞相茂之後也曾祖寧為吳將祖述仕吳為尚書父昌太子太傅吳平卓退居自守郡命主簿功曹察孝廉州舉秀才為吳王常侍討

石冰以功賜爵都亭侯東海王越引爲參軍出補離  
狐今卓見天下大亂棄官東歸前至歷陽與陳敏相  
遇敏甚悅共圖縱橫之計遂爲其子景娶卓女共相  
結託會周玘唱義密使錢廣攻敏弟昶敏遣卓討廣  
頓朱雀橋南會廣殺昶玘告丹楊太守顧榮共邀說  
卓卓素敬服榮且以昶死懷懼良久乃從之遂詐疾  
迎女斷橋收船南岬共滅敏傳首於京都元帝初渡  
江授卓前鋒都督揚威將軍歷陽內史其後討周馥  
征杜弢屢經苦戰多所擒獲以前後功進爵南鄉侯  
拜豫章太守尋遷湘州刺史將軍如故復進爵于湖

侯中興初以邊寇未靜學校陵遲特聽不試孝廉而  
秀才猶依舊策試卓上疏以爲答問損益當須博通  
古今明達政體必求諸墳索乃堪其舉臣所忝州往  
遭寇亂學校久替人士流播不得比之餘州策試之  
由當藉學功謂宜同孝廉例申與期限疏奏朝議不  
許卓於是精加隱括備禮舉桂陽谷儉爲秀才儉辭  
不獲命州厚禮遣之諸州秀才聞當考試皆憚不行  
惟儉一人到臺遂不復策試儉耻其州少士乃表求  
試以高第除中郎儉少有志行寒苦自立博涉經史  
于時南土凋荒經籍道息儉不能遠求師友唯在家



研精雖所得實深未有名譽又耻銜耀取達遂歸終  
身不仕卒於家卓遷安南將軍梁州刺史假節督沔  
北諸軍鎮襄陽卓外柔內剛爲政簡惠善於綏撫估  
稅悉除市無二價州境所有魚池先恒責稅卓不收  
其利皆給貧民西土稱爲惠政王敦稱兵遣使告卓  
卓乃僞許而心不同之及敦升舟而卓不赴使參軍  
孫雙詣武昌諫止敦敦聞雙言大驚曰甘侯前與吾  
語云何而更有異正當慮吾危朝廷邪吾今下唯除  
姦凶耳卿還言之事濟當以甘侯作公雙還報卓卓  
不能決或說卓且僞許敦待敦至都而討之卓曰昔

陳敏之亂吾亦先從後圖而論者謂懼逼而謀之雖  
吾情本不尔而事實有似心恒愧之今若復尔誰能  
明我時湘州刺史譙王承遣主簿鄧騫說卓曰劉大  
連雖乘權寵非有害於天下也大將軍以其私憾稱  
兵象魏雖託討亂之名實失天下之望此忠臣義士  
匡救之時也昔魯連匹夫猶懷蹈海之志况受任方  
伯位同體國者乎今若因天入之心唱桓文之舉杖  
大順以掃逆節擁義兵以勤王室斯千載之運不可  
失也卓笑曰桓文之事豈吾所能至於盡力國難乃  
其心也當共詳思之參軍李梁說卓曰昔隗囂亂隴

右竇融保河西以歸光武今日之事有似於此將軍有重名於天下但當推亡固存坐而待之使大將軍勝方當崇將軍以方面之重如其不勝朝廷必以將軍代之何憂不富貴而釋此廟勝決存亡於一戰邪竇謂梁曰光武創業中國未平故隗囂斷隴右竇融兼河西各據一方鼎足之勢故得文服天子從容顧望及海內已定君臣正位終於隴右傾覆河西入朝何則向之文服義所不容也今將軍之於本朝非竇融之喻也襄陽之於大府非河西之固也且人臣之義安忍國難而不陳力何以北面於天子邪使大將

軍平劉隗還武昌增石城之守絕荆湘之粟將軍安歸乎勢在人手而曰我處廟勝未之聞也卓尚持疑未決竇又謂卓曰今既不義舉又不承大將軍檄此必至之禍愚智所見也且議者之所難以彼疆我弱是不量虛實者也今大將軍兵不過萬餘其留者不能五千而將軍見衆旣倍之矣將軍威名天下所聞也此府精銳戰勝之兵也擁疆衆藉威名杖節而行豈王命所能御哉邈流之衆勢不自救將軍之舉武昌若摧枯拉朽何所顧慮乎武昌旣定據其軍實鎮撫二州施惠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剋敵也

如是大將軍可不戰而自潰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  
待危亡不可言知計矣願將軍熟慮之時敦以卓不  
至慮在後爲變遣叅軍樂道融苦要卓俱下道融本  
欲背敦因說卓襲之語在融傳卓旣素不欲從敦得  
道融說遂決曰吾本意也乃與巴東監軍柳純南平  
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譚該等十餘人俱露檄遠近  
陳敦肆逆率所統致討遣叅軍司馬讚孫雙奉表詣  
臺叅軍羅英至廣州與陶侃期叅軍鄧騫虞冲至  
長沙令譙王承堅守征西將軍戴若思在江西先得  
卓書表上之臺內皆稱萬歲武昌大驚傳卓軍至人

皆奔散詔書遷卓爲鎮南大將軍侍中都督荆梁二  
州諸軍事荊州牧梁州刺史如故陶侃得卓信卽遣  
叅軍高寶率兵下卓雖懷義正而性不果毅且年老  
多疑計慮猶豫軍次豬口累旬不前敦大懼遣卓兄  
子行叅軍卬求和謝卓曰君此自是臣節不相責也  
吾家計急不得不尔想便旋軍襄陽當更結好時王  
師敗績敦求臺弱虞幡駐卓卓聞周顛戴若思遇害  
流涕謂卬曰吾之所憂正謂今日每得朝廷人書常  
以胡寇爲先不悟忽有蕭牆之禍且使聖上元吉太  
子無恙吾臨敦上流亦未敢便危社稷吾適徑據武

昌敦勢逼必劫天子以絕四海之望不如還襄陽更  
思後圖卽命旋軍都尉秦康說卓曰今分兵取敦不  
難但斷彭澤上下不得相越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  
將軍既有忠節中道而廢更爲敗軍將恐將軍之下  
亦各便求西還不可得守也卓不能從樂道融亦日  
夜勸卓速下卓性先寬和忽便疆塞徑還襄陽意氣  
騷擾舉動失常自照鏡不見其頭視庭樹而頭在樹  
上心甚惡之其家金櫃鳴聲似槌鏡清而悲巫云金  
櫃將離是以悲鳴主簿何無忌及家人皆勸令自警  
卓轉更狼愎聞諫輒怒方散兵使大佃而不爲備功

曹榮建固諫不納襄陽太守周慮等密承敦意知卓  
無備詐言湖中多魚勸卓遣左右皆捕魚乃襲害卓  
于寢傳首于敦四子散騎郎蕃等皆被害太寧中追  
贈驃騎將軍謚曰敬

### 鄧騫

鄧騫字長真長沙人少有志氣爲鄉隣所重常推誠  
行已能以正直全於多難之時刺史譙王承命爲主  
簿使說甘卓卓留爲叅軍欲與同行以母老辭卓而  
反承爲魏乂所敗以虞悝兄弟爲承黨乂盡誅之而  
求騫甚急鄉人皆爲之懼騫笑曰欲用我耳彼新得

州多殺忠良是其求賢之時豈以行人爲罪乃往詣  
又又喜曰君所謂古之解楊也以爲別駕騫有節操  
忠信兼識量弘遠善與人交久而益敬太尉庾亮稱  
之以爲長者歷武陵始興太守遷大司農卒於官

卞壺

從父兄敦

卞壺字望之濟陰宛句人也祖統琅邪內史父粹以  
清辯鑒察稱兄弟六人並登宰府世稱卞氏六龍玄  
仁無雙玄仁粹字也弟裒嘗忤其郡將郡將怒訐其  
門內之私粹遂以不訓見譏議陵遲積年惠帝初爲  
尚書郎楊駿執政人多附會而粹正直不阿及駿誅

超拜右丞封成陽子稍遷至右軍將軍張華之誅粹  
以華壻免官齊王冏輔政爲侍中中書令進爵爲公  
及長沙王又專權粹立朝正色又忌而害之初粹如  
廁見物若兩眼俄而難作壺弱冠有名譽司兗二州  
齊王冏辟皆不就遇家相還鄉里永嘉中除著作郎  
襲父爵征東將軍周馥請爲從事中郎不就遭本州  
傾覆東依妻兄徐州刺史裴盾盾以壺行廣陵相元  
帝鎮建鄴召爲從事中郎委以選舉甚見親杖出爲  
明帝東中郎長史遭繼母憂旣葬起復舊職累辭不  
就元帝遣中使敦逼壺牋自陳曰壺天性狷狹不能

和俗退以情事欲畢志家門亡父往爲中書令時壺  
蒙大例望門見辟信其所執得不祇就門戶遇禍迸  
竄易名得存視息私志有素加嬰極難流寄蘭陵爲  
苟晞所召恐見逼迫依下邳裴盾又見假授思暫之  
郡規得托身尋蒙見召爲從事中郎豈曰貪榮直欲  
自致規暫恭命行當乞退屬華軼之難不敢自陳軼  
旣臬懸壺亦嬰病具自歸聞未蒙恕遣世子北征選  
寵顯望復以無施忝充元佐榮則榮矣實非素懷顧  
以命重人輕不敢辭憚聞西臺召壺爲尚書郎實欲  
因此以避賢路未及陳誠奄丁窮罰壺年九歲爲先

母弟表所見孤背十二蒙亡母張所見覆育壺以陋  
賤不能榮親家產屢空養道多闕存無歡娛終不備  
禮拊心永恨五內抽割於公無效如彼私情艱苦如  
此實無情顏昧冒榮進若廢壺一人江北便有傾危  
之慮壺居事之日功績以隆者誠不得私其身今東  
中郎岐嶷自然神明日茂軍司馬諸叅佐竝以明德  
宣力王事壺之去留曾無損益賀循謝端顧景丁琛  
傅晞等皆荷恩命高枕家門壺委質二府漸冉五載  
考效則不能已彰論心則頻累恭順柰何哀孤之日  
不見愍恕哉帝以其辭苦不奪其志服闋爲世子師

壺前後居師佐之任盡匡輔之節一府貴而憚焉中  
興建補太子中庶子轉散騎常侍侍講東宮遷太子  
詹事以公事免尋復職轉御史中丞忠於事上權貴  
屏跡時淮南小中正王式繼母前夫終更適式父式  
父終喪服訖議還前夫家前夫家亦有繼子奉養至  
終遂合葬於前夫式自云父臨終母求去父許諾於  
是制出母齊衰甚壺奏曰就如式父臨終許諾必也  
正名依禮爲無所據若夫有命須顯七出之責當存  
時棄之無緣以絕義之妻留家制服若式父臨困謬  
亂使去留自由者此必爲相要以非禮則存亡無所

得從式宜正之以禮魏顥父命不從其亂陳乾昔欲  
以二婢子殉其子以非禮不從春秋禮記善之並以  
妾媵猶正以禮况其母乎式母於夫生事奉終非爲  
既絕之妻夫亡制服不爲無義之婦自云守節非爲  
更嫁離絕之斷在夫沒之後夫之既沒是其從子之  
日而式以爲出母此母以子出也致使存無所容居  
沒無所託也寄命於他人之門埋尸於無名之冢若  
式父亡後母尋沒於式家必不以爲出母明矣許諾  
之命一耳以爲母於同居之時至沒前子之門而不  
以爲母此爲制離絕於二居裁出否於義斷離絕之

斷非式而誰假使二門之子皆此母之生母戀前子  
求去求絕非禮於後家還反又非禮於前門去不可  
去還不可還則爲無寄之人也式必內盡匡諫外極  
防閑不絕明矣何至守不移於至親略情禮於假繼  
乎繼母如母聖人之教式爲國士閨門之內犯禮違  
義開闢未有於父則無追亡之善於母則無孝敬之  
道存則去留自由亡則合葬路人可謂生事不以禮  
死葬不以禮者也虧損世教不可以居人倫詮正之  
任案侍中司徒臨穎公組敷宣五教實在任人而含  
容違禮曾不貶黜揚州大中正侍中平望亭侯燁淮

南大中正散騎侍郎弘顯執邦論朝野取信曾不能  
率禮正違崇孝敬之教並爲不勝其任請以見事免  
組燁弘官大鴻臚削爵土廷尉結罪疏奏詔特原組  
等式付鄉邑清議廢棄終身壹遷吏部尚書王含之  
難加中軍將軍含戚以功封建興縣公尋遷領軍將  
軍明帝不豫領尚書令與王道等俱受顧命輔幼主  
復拜右將軍加給事中尚書令帝崩成帝卽位群臣  
進璽司徒王道以疾不至壹正色於朝曰王公豈社  
稷之臣邪大行在嬪嗣皇未立寧是人臣辭疾之時  
導聞之乃輿疾而至皇太后臨朝壹與庾亮對直省



中共叅機夏時召南陽樂謨爲郡中正潁川庾怡爲  
廷尉評謨怡各稱父命不就壹奏曰人無非父而生  
職無非事而立有父必有命居職必有悔有家必私  
其子此爲王者無人職不軌物官不立政如此則先  
聖之言廢五教之訓塞君臣之道散上下之化替矣  
樂廣以平夷稱庾珉以忠篤顯受寵聖世身非已有  
况及後嗣而可專哉所居之職若順夫羣心則戰戍  
者之父母皆當以命子不以處也若順謨父之意則  
人皆不爲郡中正人倫廢矣順怡父之意人皆不爲  
獄官則刑辟息矣凡如是者其可聽歟若不可聽何

以許謨怡之得稱父命乎此爲謨以名父子可以虧  
法怡是親戚可以自專以此二塗服人示世臣所未  
悟也宜一切班下不得以私廢公絕其表疏以爲求  
制朝議以爲然謨怡不得已各居所職是時王導稱  
疾不朝而私送車騎將軍郗鑒壹奏以導虧法從私  
無大臣之節御史中丞鍾雅阿撓王典不加準繩並  
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震肅壹斷裁切直不畏彊  
禦皆此類也壹幹實當官以衰貶爲已任勤於吏事  
欲軌正督世不肯苟同時好然性不弘裕才不副意  
故爲諸名士所少而無卓爾優譽明帝深黜之於諸

大臣而最任職阮孚每謂之曰卿恒無閑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壺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各者非壺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爲達壺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推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然而聞者莫不折節時王導以勲德輔政成帝每幸其宅嘗拜導婦曹氏侍中孔恒密表不宜拜導聞之曰王茂弘駑痴耳若卜望之之巖巖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峰峯當敢爾邪壺廉潔儉素居甚貧約息當婚詔特賜錢五十萬固辭不受後患而創累乞解職拜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時庾亮將徵蘇峻言於朝曰峻狼子野心終必爲亂今日徵之縱不順命爲禍猶淺若復經年爲惡滋蔓不可復制此是晁錯勸漢景帝早削七國事也當時議者無以易之壺固爭謂亮曰峻擁彊兵多藏無賴且逼近京邑路不終朝一旦有變易爲蹉跌宜深思遠慮恐未可倉卒亮不納壺知必敗與平南將軍溫嶠書曰元規召峻意定懷此於邑溫生足下柰此事何吾今所慮是國之大事且峻已出狂意而召之更速必縱其群惡以向朝廷朝廷威力誠桓桓交須接鋒履刃尚不知便可卽擒不王公亦同

此情吾與之爭甚懇切不能如之何本出足下爲外  
藩任而今恨出足下在外若卿在內俱諫必當相從  
今內外戒嚴四方有備峻凶狂必無所至耳恐不能  
使無傷如何壺司馬任台勸壺宜畜良馬以備不虞  
壺笑曰以逆順論之理無不濟若萬一不然豈須馬  
哉峻果稱兵壺復爲尚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將軍餘  
官如故峻至東陵口詔以壺都督大桁東諸軍事假  
節復加領軍將軍給事中壺率郭默趙胤等與峻大  
戰於陵西爲峻所破壺與鍾雅皆退還死傷者以千  
數壺雅並還節詣闕謝罪峻進攻青溪壺與諸軍距

擊不能禁賊放火燒宮寺六軍敗績壺時發背創猶  
未合力疾而戰率厲散衆及左右吏數百人攻賊麾  
下苦戰遂歿之時年四十八二子眈盱見父沒相隨  
赴賊同時見害峻平朝議贈壺左光祿大夫加散騎  
常侍尚書郎弘納議以爲死事之臣古今所重下令  
忠貞之節當書於竹帛今之追贈實未副衆望謂宜  
加鼎司之號以旌忠烈之勳司徒王導見議進贈驃  
騎將軍加侍中訥重議曰夫事親莫大於孝事君莫  
尚於忠唯孝也故能盡敬竭誠唯忠也故能見危授  
命此在三之大節臣子之極行也案壺委質三朝盡

規翼亮遭世險難存亡以之受顧託之重居端右之任擁衛至尊則有保傅之恩正色在朝則有匪躬之節賊峻造逆戮力致討身當矢旆再對賊鋒父子并命可謂破家爲國守死勤事昔許男疾終猶蒙二等之贈况壹伏節國難者乎夫賞疑從重况在不疑可謂上準許穆下同嵇紹則允合典謨克厭衆望於是改贈壹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祠以大牢贈世子珍散騎侍郎珍弟盱奉車都尉珍母裴氏撫二子尺哭曰父爲忠臣汝爲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翟湯聞之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

萃于一門珍子誕嗣咸康六年成帝追思壹下詔曰壹立朝忠恪喪身兇寇所封懸遠租秩薄少妻息不贍以爲慨然可給實口廩其後盜發壹墓尸僵鬚髮蒼白面如生兩手悉拳爪甲穿達手背安帝詔給錢十萬以修塋兆壹第三子瞻位至廣州刺史瞻弟耽尚書郎

敦字仲仁父俊清真有檢識以名理著稱其鄉人卻詵恃才陵傲俊兄弟俊等亦以門盛輕詵相視如讎詵以楊駿故吏被繫俊時爲尚書郎按其獄詵懼不免俊平心斷決正之詵卒以免而猶不悛後爲左丞

復奏陷卞氏俊歷位汝南相廷尉卿敦弱冠仕州郡  
辟司空府稍遷太子舍人尚書郎朝士多稱之東海  
王越聞召以爲主簿王彌逼洛敦及胡毋輔之勸越  
擊王彌而王衍潘滔共執不聽敦庭爭苦至衆咸壯  
之出補汝南內史元帝之爲鎮東請爲軍諮祭酒不  
就征南將軍山簡以爲司馬尋而王如杜曾相繼爲  
亂簡乃使敦監沔北七郡軍事振威將軍領江夏相  
戍夏口敦攻討沔中皆平旣而杜弢寇湘中加敦征  
討大都督伐弢有功賜爵安陵亭侯鎮東大將軍王  
敦請爲軍司中興建拜太子左衛率時石勒侵逼淮

泗帝備求良將可以式遏邊境者公卿舉敦除征虜  
將軍徐州刺史鎮泗口及勒寇彭城敦自度力不能  
支與征北將軍王邃退保盱眙賊勢遂張淮北諸郡  
多爲所陷竟以畏懦貶秩三等爲鷹揚將軍徵拜大  
司農王敦表爲征虜將軍都督石頭軍事明帝之討  
王敦也以爲鎮南將軍假節事平更拜尚書以功封  
益陽侯徙光祿勳出爲都督安南將軍湘州刺史假  
節尋進征南將軍固辭不拜蘇峻反溫嶠庾亮移檄  
征鎮同赴京師敦擁兵不下又不給軍糧唯遣督護  
荀遂領數百人隨大軍而已時朝野莫不怪歎獨陶

侃亦切齒忿之峻平侃奏敦阻軍顧望不赴國難無大臣之節請檻車收付廷尉丞相王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轉安南將軍廣州刺史病不之職徵為光祿大夫領少府敦既不討蘇峻常懷愧耻名論自此虧矣尋以憂卒追贈本官加散騎常侍謚曰敬子滔嗣

### 劉超

劉超字世瑜琅邪臨沂人漢城陽景王章之後也章七世孫封臨沂縣慈鄉侯因家焉父和為琅邪國上軍將軍超少有志尚為縣小吏稍遷琅邪國記室掾以忠謹清慎為元帝所拔恒親侍左右遂從渡江轉

安東府舍人專掌文檄相府建又為舍人于時天下擾亂伐叛討貳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跡與帝手筆相類乃絕不與人交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由是漸得親密以左右勤勞賜爵原鄉亭侯食邑七百戶轉行參軍中興建為中書舍人拜騎都尉奉朝請時臺閣初建庶績未康超職典文翰而畏慎靜密彌見親待加以處身清苦衣不重帛家無儋石之儲每帝所賜皆固辭曰凡陋小臣橫竊賞賜無德而祿殃咎是懼帝嘉之不奪其志尋出補句容令推誠於物為百姓所懷常年賦稅王者常自四出詰評百姓家

賫至超但作大困特別付之使各自書家產投函中  
訖送還縣百姓依實投上課輸所入有踰常年入爲  
中書通事郎以父憂去官既葬屬王敦稱兵詔超復  
職又領安東上將軍尋六軍敗散唯超案兵直衛帝  
感之遣歸終喪禮及錢鳳構禍超招合義士從明帝  
征鳳事平以功封零陵伯超家貧妻子不贍帝手詔  
褒之賜以魚米超辭不受超後須純色牛市不可得  
啓買官外廐牛詔便以賜之出爲義興太守未幾徵  
拜中書侍郎拜受往還朝廷莫有知者會帝崩穆后  
臨朝遷射聲校尉時軍校無兵義興人多義隨超因

統其衆以宿衛號爲君子營咸和初遭母憂去官衰  
服不離身朝夕號泣朔望輒步至墓所哀感路人及  
蘇峻謀逆超代趙胤爲左衛將軍時京邑大亂朝士  
多遣家人入東避難義興故吏欲迎超家而超不聽  
盡以妻孥入處宮內及王師敗績王道以超爲右衛  
將軍親侍成帝屬太后崩軍衛禮章損闕超躬率將  
士奉營山陵峻遷車駕石頭時天大雨道路沈陷超  
與侍中鍾雅步侍左右賊給馬不肯騎而悲哀慷慨  
峻聞之甚不平然未敢加害而以其所親信許方等  
補司馬督殿中監外託宿衛內實防禦超等時饑饉

米貴峻等問遺一無所受繼綫朝夕臣節愈恭帝時  
年八歲雖幽厄之中超猶啓授孝經論語溫嶠等至  
峻猜忌朝士而超爲帝所親遇疑之尤甚後王導出  
奔超與懷德令匡術建康令管旆等密謀將欲奉帝  
而出未及期事泄峻使任讓將兵入收超及鍾雅帝  
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任讓不奉詔因害之及  
峻平任讓與陶侃有舊侃欲特不誅之乃請於帝帝  
曰讓是殺我侍中右衛者不可宥由是遂誅讓及超  
將改葬帝痛念之不已詔遷高顯近地葬之使出入  
得瞻望其墓追贈衛尉謚曰忠超天性謙慎歷事三  
帝恒在機密並蒙親遇而不敢因寵驕諂故士人皆  
安而敬之子訥嗣謹飭有石慶之風歷中書侍郎下  
邳內史子享亦清慎爲散騎郎

### 鍾雅

鍾雅字彥胃潁川長社人也父畢公府掾早終雅少  
孤好學有才志舉四行除汝陽令入爲佐著作郎母  
憂去官服闋復職東海王越請爲叅軍遷尚書郎避  
亂東渡元帝以爲丞相記室叅軍遷臨淮內史振威  
將軍頃之徵拜散騎侍郎轉尚書右丞時有事於太  
廟雅奏曰陛下繼承世數於京兆府君爲玄孫而令



祝文稱曾孫恐此因循之失宜見改正又禮祖之昆弟從祖父也景皇帝自以功德爲世宗不以伯祖而登廟亦宜除伯祖之文詔曰禮事宗廟自曾孫已下皆稱曾孫此非因循之失也義取於重孫可歷世共其名無所改也稱伯祖不安如所奏轉北軍中候大將軍王敦請爲從事中郎補宣城內史錢鳳作逆加廣武將軍率衆屯青弋時廣德縣人周玘爲鳳起兵攻雅雅退據涇縣收合士庶討玘斬之鳳平徵拜尚書左丞明帝崩遷御史中丞時國喪未基而尚書梅陶私奏女妓雅劾奏曰臣聞放勳之殂八音遏密雖

在凡庶猶能三載自茲以來歷代所同肅祖明皇帝崩背萬國當朞來月聖主縞素泣血臨朝百僚慘愴動無歡容陶無大臣忠慕之節家庭侈靡聲妓紛葩絲竹之音流聞衢路宜加放黜以整王憲請下司徒論正請議穆后臨朝特原不問雅直法繩違百僚皆憚之北中郎將劉遐卒遐部曲作亂詔郭默討之以雅監征討軍事假節事平拜驍騎將軍蘇峻之難詔雅爲前鋒監軍假節領精勇千人以距峻雅以兵少不敢擊退還拜侍中尋王師敗績雅與劉超並侍衛天子或謂雅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

亮直必不容於寇讎何不隨時之宜而坐待其斃雅  
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  
狐執簡而至矣庾亮臨去顧謂雅曰後事深以相委  
雅曰棟折榱崩誰之責也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  
卿當期剋復之效耳雅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及  
峻逼遷車駕幸石頭雅超流涕步從明年並爲賊所  
害賊平追贈光祿勳其後以家貧詔賜布帛百匹子  
誕位至中軍參軍早卒

史臣曰應詹行業聿修文史足用入居列位則嘉謀  
屢陳出撫藩條則惠政斯洽甘卓伐暴寧亂庸績克

宣作鎮扞城威略具舉及兇渠犯順志在勤王誅而  
人撓其謀天奪其鑒疑留不斷自取誅夷卞壺束帶  
立朝以匡正爲已任褰裳衛主蹈忠義以成名遂使  
臣死於君子死於父惟忠與孝萃其一門古稱社稷  
之臣忠貞之謂矣劉超勤肅奉上鍾雅正直當官屬  
巨猾滔天幼君危逼乃崎嶇寇難契闊艱虞匪石爲  
心寒松比操貞軌皆沒亮迹雙升雖高赤在難彌恭  
荀息繼之以死方之二子曾何足云

贊曰卓臨南服詹蒞西州政刑克舉威惠兼修應嗟  
運促甘斃疑留望之狗義處死爲易惟子惟臣名節

斯寄鍾劉入仕忠貞攸履竭其股肱繼之以死

夕博第四十

音義

應音膺 玫莫杯反 酋自由反 券去願反 覬覬覦上几利反 鞅於兩反

枇卑履反 漉音鹿 為為委反 頡頡頏上胡結反 繒繒綵去願反 鞅於兩反

尠息淺反 玘起音 估音古 憾下紕反 拉盧合反 印五岡反 騷蘇遭反 櫃

達位反 槌直追反 很苻逼反 訐姜謂反 裴徒損反 狷吉掾反 媵

以證反 意上於力反 詮此緣反 輝與擘同 謨莫胡反 撓效奴反

反 峰音巨 峽胡郎反 創初良反 矜上之忍反 矢說文旌 拳巨

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擊敵也 厭一葉反 僵居良反 拳巨

春秋傳曰旌動而鼓古外反 瞻以瞻反 眈丁含反 悛七全反 胡母音無 盱上許于反 悞

而充反又 璲徐醉反 儋都濫反 函咸音 廐音救 衰音崔 旃薄蓋反

葩  
反普巴  
樣  
音

八及何四

二十六

